



世纪文库

神话研究

上

[德] 汉斯·布鲁门伯格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神话研究

[德] 汉斯·布鲁门伯格 著 胡继华 译

上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话研究 上/[德]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 H)
著; 胡继华译 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Arbeit am Mythos
ISBN 978-7-208-10141-8
I ①神 II ①布 ②胡 III ①神话—研究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273 号

责任编辑 李 頔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美术编辑 园里 o



世纪文景

神话研究(上)

[德]汉斯·布鲁门伯格 著
胡继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 页 4
字 数 275,000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141-8/C·395
定 价 46.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吉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神话研究(上)

目录

第一部 源始权力分封

- 第一章 实在专制主义探源 / 3
- 第二章 命名闯入无名的混沌 / 36
- 第三章 神话孕育意义 / 65
- 第四章 制序化统治权力 / 127

第二部 故事向历史生成

- 第一章 扭曲的时间境域 / 167
- 第二章 基本神话与艺术神话 / 196
- 第三章 神话与教义 / 244
- 第四章 把神话带向终结 / 297

译名对照表 / 334

第一部

源始权力分封

第一章

实在专制主义探源

他们不可能同决定性神圣原则保持足够的距离，整个神界只不过是决定性的力量借以同人类的世俗性存在保持距离的中介，以便人类的肺部还能继续呼吸到新鲜空气。

——卡夫卡(Kafka)1920年8月7日致

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信*

对于那些倦于此等功业的人，操控实在显然可能是一种一直被梦想或者从来就不值得梦想的美梦。当我们认这些处境为理所当然，而对之熟视无睹，那就极易培养出厌倦之情和不满之意。在这么一些生存处境下，生命似乎在当今那些已经成为边缘问题的东西之中体验到了种种困难。那些尚未成功地主宰实在的文化不仅继续做着这个美梦，而且还可能从那些自以为已经从这个美梦之中醒觉过来的人那里无情地剥夺了这么一种认识。

如果我们从这种专业化甚至职业化意义上描绘的对于过去和未来的

* 此处译文参考了温斯顿(Winston)夫妇翻译的《卡夫卡书信集》(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New York, 1997), 第242页。布鲁门伯格的引文同德文原文有出入。(标*号者均为中译者注, 下同)

恐惧之中抽身而退，转向一种过去以及已经完成的过去(die Vorvergangenheit)，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生动地呈现一种原初处境，在文化和国家的哲学理论之中，这种处境服从于“古老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把这种切实可感的历史特征外推至蛮荒的古代，那就趋向于一个极限概念。我们不妨正式地用一个简单明了的术语来规定这个极限概念：实在专制主义(Absolutismus der Wirklichkeit)。这个术语是指人类几乎控制不了生存处境，而且尤其自以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生存处境。他们早晚都可能要假定存在着一些至上权力意识(Übermächtigkeit)，并利用这种假设来解释(在每一种情况下)存在于他者身上的至上权力(Übermächten)的偶然机遇。

当今一切备受尊敬的人类学发生论学说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这就赋予了我们运用上述极限概念的正当性。

随着居住环境受外力强加的变化或者随机缘发的变化，前人类存在被激发起来趁机利用直立身位双足行走的优势，同时不顾器官运行之中种种内在的缺陷而巩固这种优势。不管这种前人类存在可能呈现什么样的外观，它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一种更隐秘的生命形式，保护一种更协调的生命形式，以便面对其扩展的知觉地平线之内的种种风险，而其知觉的地平线同时也是其可知性的地平线。但是，它还不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的向前冲动，不是扩大的地平线所给予的快乐收获物，也不是在获得垂直性时所取得的高度，而仅仅是通过回避选择压力而充分地利用一种有利的生存机会，而选择压力可能发展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机体分工。这是一次情境的飞跃，它将未被占有的遥远的地平线投射到当前对于迄今未知的事物的期待之中。离开茂密恐怖的热带雨林迁徙至辽阔的平原与最后定居洞穴，这两种变化紧密相连。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必须同时满足两种需要，一是满足在居住地之外获取食物的新需要，二是维持不断繁衍、不断养育后代的古老优势，同时延伸求知的需要，不过现在获得了房舍的保护而易于同外界分隔开来。“猎手与母亲”，这么一个简单的词组就完全描绘了走出原始森林，失落古老荫护，从而

克服种种困局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实在专制主义”是指随着情境的飞跃而发生的事件之整体。如果没有因突然的不适应而导致的超额成就，情境的飞跃就是无法想像的。构成它的是预见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够期待尚未发生的事件，它能期待尚在地平线之外而不在现场的事物。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在诸种概念所完美呈现的状态之中。但是，在这种完美状态之前，纯粹不确定的期待心境却是“焦虑”。*自相矛盾的是，焦虑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意识的意向性。因此，整个地平线就等于所有方向的整体，从任何一个方向开始，“它都可能临近”。弗洛伊德(Freud)把自我面对巨大的危险油然而生的孤独无助感描述为创伤情境的中心，又在儿童早期对爱的渴求中看到了对这种无助感的补偿。费伦茨(Ferenczi)在个体诞生创伤中发现了种系发生学上由海洋到陆地的变迁的对应物，无须刻意就可认出从原始森林的遮蔽状态到平原的辽阔境界的变迁中基本情境的重演。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飞速逃亡”的动物种类中来探寻人类的起源，那么，我们就可能明了这么一种事实：在群体生物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之前，一切激发逃亡反应的信号都确实可能产生恐惧的强制力；但是，只要处处存在着纯粹的位置移动来区分种种情境，这些信号就还不至于达到主导焦虑处境的水平。可是，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解决方式不再有效，或者不再总是成功，那么，从此以往，种种强力逼使逃亡的情境就必须以坚守领地的方式来应对，或者以期望未来的方式来规避。现在是对尖锐的刺激做出反应，然后是机体系统在警觉状态下持续不断地指向最大化的高度紧张(Höchstspannung)。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让种种存在物越来越离不开那些手段——在应对不成、回避不得的时候，

* Angst, 英文一般译为 Anxiety, 在汉语中通常译为“焦虑”、“畏惧”。在《美国文化传统术语解说》(*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一书中, Angst 被解释为“一种缺少明确原因、缺少特殊危险情势的强烈畏惧”。在精神分析学中, Angst 是指一种与童年经验相关联的心理征兆。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那里, Angst 构成了一种生存论的基本体验。布鲁门伯格在多个层次上使用这个术语, 其主要涵义还是同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用法相关, 比如他下文之中提出了“Lebensangst”概念。

存在物就利用这些手段来控制危险的情境。随着限定这些危险情境的基本信息的歧义性与模糊性越来越大,高度紧张状态的聚焦中心也越来越不确定。这样就非常容易接受一种期望未来的立场,接受一种眼观整个地平线而觅路前行的姿态。由此产生的功能价值恰恰在于,它并不取决于确定的或者已经可以确定的现实危险。

反过来也一样,当这种对于实在的立场还能间歇地维持更长的时间,它就不可能模糊地被操控在股掌之间。普遍化的高度紧张状态永远总是被一再还原为对特殊要素的评估。换言之,特别是用神经科学家柯尔特·古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话说,这就意味着焦虑在人类历史和个体历史上一再自然而然地被当做恐惧来体验了。这最初并不是借助于知识经验而是通过种种心智谋略(Kunstgriffe)而造成的转化,即以熟悉代替陌生,以解释代替神秘,以命名代替无名。某些东西被“推向前台”(Überschoben)*,以便使隐而不显的东西成为某些行为的对象——规避行为、驱魔行为、慰藉行为,以及去势行为(depotenzierenden Handlung)的对象。通过命名来证明和接近这些特殊要素,并把那些与诸如此类要素相周旋的一种对等关系普遍化了。通过一个命名而得以辨识的东西,就是通过隐喻的手法让它从神秘之物中脱颖而出,进而通过讲故事的办法按照其意蕴而得以领悟。恐慌与麻痹,焦虑行为的二极,就随着那些必须被应付的可以预测的巨大事物之出现而被那种协调的应付方式化解了,即使巫术礼仪替代作用的结果还偶然嘲讽那种以人类名义获得权力保护的意图。

为了呈现一种极端状态,我们值得回忆西班牙人入侵之前阿兹特克人疯狂的献祭。在那一段历史上,宗教祭司趟过献祭杀戮的血泊,发动了一场场惨烈的战争。战争越是惨烈,也就越是难以从周边民族里面获得大量的战俘作为献祭的贡品,以取悦于诸神。所有这一切都是

* “Überschoben”是一个相当飘忽的德文词,字面意思是“推向”、“提出”,引申意思有“申诉”、“提交”、“决断”等等,在汉语中我们勉为其难地翻译为“推向前台”、“诉诸最高权威机关”等等。

为了将一个伟大帝国从一种危险处境中解救出来。占星术已经公布了这种危险，并在它预言的那一天成为现实。但是，当时最为稀缺的，便是那些必须当做牺牲献给诸神，并让诸神开心的高品质的人。

焦虑系于“可能临近者”的诸种可能性之未被占有的地平线。仅仅是鉴于这一点，焦虑才可能以最大限度的巨大事物作为“生存焦虑”(Lebensangst)而出现。尽管其生物学上的分裂与转换的功能依然无法提前定位，但这种焦虑仍然不是实在论的焦虑。作为病理学现象，它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晚出的现象，但它的存在却实在是病理学的。弗洛伊德说，焦虑成为神经病理现象，乃是源于童年时代与危险的关系。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因为在焦虑之中再次出现的反应不再适合于成熟个体的情境了。生于焦虑或者出于焦虑而做出反应的人已经丧失了诉诸想像的权威机关(Instanzen)的能力。“推向”法庭、诉之于法庭权威，这也可能是一个备受蔑视的上流社会的陈词滥调。它让人与人彼此遭遇而暴露出渴望的“原始本质”，但一旦彻底毁灭了这一想像的法庭，也就完全让那些从前绝对不必识别的弱者丧失了荫护。

诸种名之曰“反应过度”的行动范畴通过如下的事实而得以描述：这些行为的施动主体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没有能力理解隐喻的人们。不仅对隐喻创造而且对隐喻的使用都是如此，所谓“隐喻”就是“转换”(Übertragungen)*，而“转换”又是那些必须被执行而不必在字面上予以对待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实施替换或者没有能力接受这些替换，那就等于说也没有能力将内在资质托付于他人，没有能力接受为决策之故而以少数代表多数。这就是一种严酷的当下即是实在论；当

* “Übertragungen”，字面意思是转换。我们应该注意到“隐喻”(metaphor)在字面上就是指一个词语的转换使用。“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类同字。”(亚里士多德，《诗学》，1457b)保罗·利科整合现代语言学和哲学解释学重新阐发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概念，他认为隐喻涉及名词用法、单词的转移活动(phora)，以及名词的转化(meta)，见[法]保罗·利科著：《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3—26页。

人们为了拒绝制度的小恩小惠而希望自为决断一切，参与一切决策，而这些制度又总是可能越俎代庖让他们无须自为地介入一切之时，他们就会全力拥护这么一种实在论。“谋生之道”也就是那种至今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自我调养和自我管理的原始技艺，就必须通过习得而成为一种机能，用于解决如下难题：人类没有一种被范畴妥帖地分类的，只能在其“相关的现实”中被认识的环境。占有一个世界永远是一种技艺的结果，即使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瓦格纳语)。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某些技艺确实必须被描述在“神话创作”的名目下面。

一个人的地平线便是一个由方向感构成的总体，其中不仅有我们为未知事物现身而必须事先预备的方向，而且还有对于可能性的期待以及通达这些可能性而被指引的方向。防备与假想(Präsumtion)并存，彼此配称。想像而武断地用来充实这一地平线的东西，一旦不能延伸到维系生存的中心，它就可能缺乏实在性。甚至在晚近理论现象中，也还是存在一系列命题的集合——这些命题仅仅凭借其不可证伪性而维持其效力，并且围绕一套核心的必要的实在论命题而形成了一圈光晕，而一旦证伪了这些命题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从这么一种实在论看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尚未证伪之物的残余而出现的東西，或者作为某些虽然不可证伪，却属无关紧要之物而出现的東西，现在就难以理解了。这些奇闻轶事可能不会遭到真实实在的抵触，但也只有作为面对超强实在维持一种逾越千年而不改的立场的手段，它们才功德圆满。

无论我们选取什么样的起点，削弱实在专制主义的工作都已经起步了。在那些不仅主宰着我们对早期人类的猜想而且将早期人类描画为“工具制造者”的陈年旧迹当中，我们无法勘察：究竟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劳作，方可将一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一个熟知的世界，使一团混沌的经验数据可被分析探查。这包括那些超越于地平线之外而无法为经验所企及的东西。为了充实这条作为神话“世界边缘”的最后地平线，就只需期望陌生之物的萌芽与衰败。“人类画师”(Homo pictor)不仅是

洞穴壁画的创造者，这些壁画与狩猎的巫术实践紧密关联，而且还是那些靠投射形象来隐藏世界稳靠性的匮乏的特殊生物。

实在专制主义遭遇到了其对立面——形象专制主义和意志专制主义。在《图腾与禁忌》里，弗洛伊德说“思想万能”就是古代“万物有灵论”(Animismus)的翻版。我们不能忘记，放弃丛林生活之后，穴居生活与开放原野上的狩猎生活的分工就开始了。封闭空间让那种为开放空间所禁止的事情成为现实：意愿的力量、巫术的力量、幻觉的力量，以及思想所期待的效果。但不仅仅是思想所期待的效果。巫术的幻觉力量与其说是一种思想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程式”力量。只有那些恪守一种无人知晓(不复知晓)其意义与本源的法则的人们，才能制造一种精确决定而又不局限于这一程式的时空界限的结果。与弗洛伊德本人对海克尔(Haeckel)的生物遗传基本规律的个性化解释一致，所谓的种系发生学“万物有灵论”在其“高估个人心理行为”的主要特征上对应于个体发生学的“自我爱恋倾向”。这构成了一种实在概念的前提，它让一种实在意识从随之而来的事件之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准确无误地以实在来抗击”自我爱恋的倾向。也许，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洞穴生活的产物，意志专制主义和形象专制主义首先就从实在专制主义之中疏离出来，从而向理解这一案例的事实结构迈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无论我们把它叫做巫术还是叫做偶像崇拜，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可能只是一种次生的冲突，建立在一种既成结构、业已分化以及独立存在的世界基础之上。如洞穴壁画上的狩猎巫术所示，离乡背井的猎人漫游于外在世界。

现在，我想谨慎地从同样也发源于一种专制主义情境下的文献里引入一个颇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的例证，不过这里的专制主义可能是晚生的和人为的那种。1939年，恩斯特·恽格(Ernst Jünger)在《大理石悬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一书里展示了他对于神话景观时间事件的暗示。书中叙述者讲道，在阿尔塔·普拉那(Alta Plana)战役后，他下定决心要以孤独的精神力量展开抗争，即在收藏室里利用植物标本